

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

精彩展事

藏品普查必须严而又实

——中国美术馆典藏团队扎实推进藏品普查工作

■本报记者 朱永安

2014年11月4日,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班及首期普查数据审核员培训班在北京开班,标志着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经过一年多的前期准备和试点,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全国300余家美术馆开始采集藏品信息。

开展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有利于保障国家文化财产安全,充分发挥美术馆藏品价值和作用,对于构建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及美术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美术馆是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前期试点单位之一,进入全面普查阶段后,除了完成日常工作,面对馆藏的10万余件藏品,任务可谓艰巨。

如今,全面采集藏品信息工作已经开展半年有余,作为美术馆界的排头兵,中国美术馆的普查工作进展如何?真正开始全面推进这项“艰巨任务”后,他们又有何新的体会?日前,记者走进中国美术馆藏品普查现场,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探访。

完备机制,确保普查顺利推进

2014年,中国美术馆作为试点单位进行了试点采集,2015年1月正式开展全面普查,该馆专门制定了《2015年中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方案》,成立了以馆领导吴为山、游庆桥为组长,谢小凡、安远远为副组长的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并下专设了普查工作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典藏部负责。

据介绍,中国美术馆此前在藏品管理中已经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中国美术馆藏品管理办法(暂行)》、《中国美术馆藏品库房管理规定(暂行)》、《中国美术馆藏品信息指标著录规范》、《中国美术馆藏品分类标准》等。在原有管理制度奠定的基础上,普查团队又集体认真学习了《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标准工作规程》和《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手册》,并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经验和突出问题,本着安全、科学、合理的原则,专门制定了普查工作流程、制作了适合中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实际工作的《藏品普查重点、难点对照表》,确定了较为完备的工作机制。

据介绍,中国美术馆典藏部工作人员15人是此次普查工作的主体,外请普查助理7人。整个团队以功能划分为4组:摄影组负责采集藏品影像;库房组负责安排作品出入库到摄影组拍照,并采集藏品的文字信息,将文字信息与图片信息整合录入采集软件;协调兼图片管理小组主要负责协调人员、调配设备、跟踪进度,控制质量,问题汇总等;审核组负责审核采集信息并上传至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办公室信息系统。

在硬件设备上,该馆为普查工作专门配备了大型专业影像采集设备4套和专门用于普查的电脑16台,建立了由服务器、NAS网络存储、大容量存储硬盘组成的藏品普查数据保存、备份系统,以满足“大型作品”“民间艺术”“国画、油画、雕塑”和“版画及综合艺术”4大类作品的信息采集场所满负荷工作之需。

确保藏品安全和信息安全

“面对不同类型、不同体量、不同年代、不同质量的藏品,温湿度、光线等安全因素在普查过程中都必须考虑,以往我们说典藏人员要养成‘慢性子’,就是要对藏品高度负责,每个过程都要认真细致地操作。面对巨量的珍贵藏品,尽管时间紧、工作量大,但必须慎之又慎。”在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场地有限的现实面前,中国美术馆典藏部主任何琳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安全”二字。

当记者问及协调组成员刘汉斌普查工作最重要的内容时,“安全、安全、安全”——她同样脱口而出。“藏品安全意识必须得到不断强化,每个人都要负起保护藏品安全的责任。比如,有些需要拿到户外拍摄的藏品必须保证合适的天气和环境条件;藏品的提取、拍摄、回库都要有库房典藏员在场;每天采集信息结束后,摄影室的垃圾清理都需要库房典藏员两人同时检查;外请的协作人员只负责信息录入等外围工作,不能直接接触藏品等等。”刘汉斌介绍,每组普查人员都建立了专门日志,每天需要记录一整天的普查情况,藏品安全不能有任何疏漏。

记者从一份流程表上看到,中国美

术馆普查团队工作流程大致分为:库房采集文字信息、作品出库拍照,拍照后安全回库、图片小组进行图片处理、处理后的图片返回库房与文字信息整合录入、审核员审核、上传至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办公室信息系统几个步骤。“除了藏品自身的安全最为重要外,普查过程中我们也十分重视藏品信息的准确和安全。”中国美术馆普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希丹介绍,“关于确保信息准确性,要尽力保证参与相关工作的人员对标准的理解及操作认识的统一。普查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必须记录下来,通过一次次讨论会,大家会将自己遇到的问题提出讨论,商定统一解决办法,防止因理解的不同造成解决方法的差别。”而对于信息安全,张希丹介绍说,藏品信息属于重要的信息资源,在没有制定完善的发布及使用办法前不能被泄露,为此中国美术馆和外请的工作人员签订了保密协议,和协作单位也签订了将信息安全作为重要内容的合作协议。

负责任、有热情的幕后团队

“人民的形象”“春风又绿:苏天赐艺术展”“赵望云写生作品展”“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江山多娇”……进入2015年,许多观众对于中国美术馆不定期推出的“典藏活化系列展”印象深刻,而很少有人清楚幕后的典藏人员为此做过哪些琐碎的工作。“中国美术馆典藏部日常工作十分繁重,不仅承担着策划、实施藏品陈列展及日常出入库、新收作品交接整理等工作,还要满足日益增多的图片和作品外借需求。上半年在自主策划的10余个展览外,还完成外借项目10余个,接受新入藏作品800多套,共2000多件。”何琳介绍,日常工作加上紧张的普查工作,整个典藏部人员其实都在高负荷运转。基于此,为了提高普查效率,普查团队根据工作特点,将相似的库房两两组合,一组在库房,一组在拍照,交叉工作,不浪费时间,既保证库房有时间进行日常工作,又能保证每天都进行普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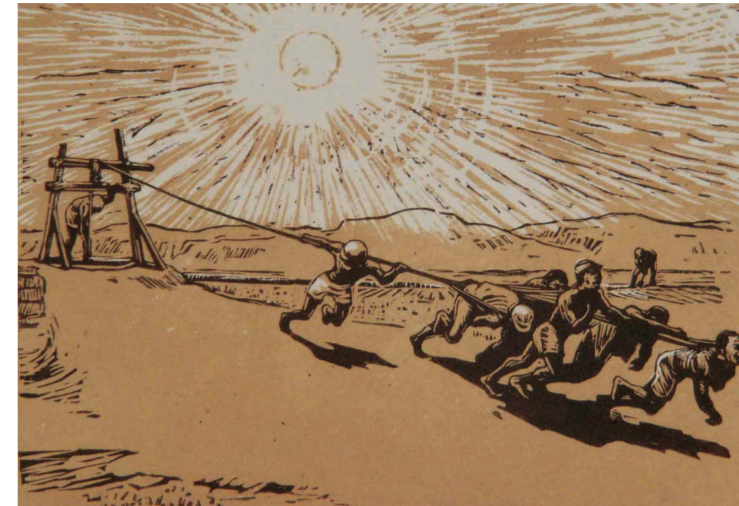
“除了为国家统计数据、摸清家底,

对于美术馆而言,也希望利用这次普查,推动日常的藏品管理更加专业化,把基础性的档案资料等都整理清楚。”何琳说,尽管任务繁重,普查团队还是给自己制定了比此次普查确定的标准更高的要求。作品全部梳理一遍不容易,基于长远考虑,在具体工作中,中国美术馆普查团队都按照更高要求对待普查。“比如采集藏品图片,我们采集的图片质量、精度要求大大高于普查要求。我们的目标是留好自己的、给好要求的,这样,采集的图片质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满足日常工作中包括出版以及网站、视频等各种媒介的需求。”

“普查工作确实繁复枯燥,由于‘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其实没有哪个人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对于记者的采访,张希丹半开玩笑地说,“大家在具体工作中都是好手,但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各位成员的协作和配合。虽然我们的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只有30岁,但这是一个负责任、有热情的集体。”

由于中国美术馆场地条件有限,其中一个采集场地在地下室,进入夏季,外面刮风下雨,普查人员完全不知道。刘汉斌告诉记者,因为地下室环境密闭,空气较差,每天在这里工作的同事在工作结束时常有缺氧反应,为了改善工作环境,大家凑钱购置了一台空气净化器。在普查推进过程中,典藏部的队伍得到了锻炼,形成了愈来愈强的凝聚力。无论是面对枯燥重复的工作内容,还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工作条件,其实大家知道,这是作为美术馆典藏人员的职责所在,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有充分的共识。

“没有人会因为不断推出的精彩展览而知道他们的名字,未来藏品信息得到广泛利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工作的。普查工作不会让哪一个人做出什么突出成绩,但接触他们后,整个年轻的团队却让我们感动。作为年轻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真正在做‘严而又实’的事情,在为美术馆事业乃至整个美术事业的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全国美术馆藏品普查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国美术馆党委书记游庆桥如此评价。



战时年代版画《13x19厘米 1943年 古元》

江苏省美术馆:

“历史的记忆”馆藏抗战主题作品特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江苏省美术馆特别推出“历史的记忆——江苏省美术馆馆藏抗战主题作品特展”,展览展出江苏省美术馆馆藏版画与中国画作品共计41件,时间跨度从1939年到2009年,均以抗日为主题,其中版画作品基本都创作于特定的抗日历史时期,囊括了当时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代表性画家,如古元、李桦、力群、夏风、

刘铁华、沈柔坚等。这些黑白木刻见证了艺术在特殊时代的责任与功能,展示了中国人民从痛苦、呼号、呐喊到奋起抗争,进而走向胜利的历史画卷。抗战胜利至今,仍然不断有艺术家以此为题材,当代江苏的国画名家与时俱进,充分发挥艺术创造力,调动新时代下的造型语言,将抗战主题作品推向新的表现高度和审美空间,其中的代表作也在本次展览中得以呈现。(美周)



灾区难船版画《17.5x24厘米 1948年 野夫》

浙江美术馆:

“痕纪”浙江现代版画系列展

浙江美术馆自2009年开馆以来,一直致力于构建浙江现代版画典藏体系,目前共入藏十数位著名版画家作品逾1600件。今年推出“痕纪:浙江现代版画系列展”,分为两辑,第一辑“榛莽之行——野夫与战时东南木刻纪念特展”,第二辑“湖山之约——浙江美术馆藏现代版画集萃”。

“榛莽之行”以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浙江群体的主要领导者野夫自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各时期作品为基础,通过史迹

寻访和杭州、北京、乐清、温州、上海等地的学者专家、相关机构及热心人士相助,较为清晰、完整地呈现出一条“战时东南木刻运动”形象化的叙述线索,共展出作品及文献近240件。“湖山之约”则通过“内心——个体——环境”的意象轨迹,以“人”为核心,通过五代浙江版画人的近百件作品,以当代视角勾勒出浙江版画艺术在“本土化”精神主旨下所生发、演化的主要样态,同时也是对“榛莽之行”特展精神的延续与呼应。(奕品)



送报图(国画)《4x82厘米 黄青》

山东美术馆:

“大师窖藏”走进山东半岛名作展

由山东省文化厅、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主办,山东美术馆、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潍坊市文广新局、临沂市文广新局、威海市文广新局、烟台市文广新局承办的“大师窖藏——走进山东半岛名作展”首站于8月29日在山东美术馆展出。此次展览是山东省文化厅“2015年度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重点项目之一,展出包括任伯年、吴昌硕、林风眠、徐悲鸿、齐白石、陈半

丁、傅抱石、石鲁、李可染、黎雄才、李苦禅、朱屺瞻、周思聪、钱松喙、吴作人、杜滋龄等56位近现代国画大家的精品佳作74幅,创作年代贯穿整个20世纪,作品在画科上以山水、花鸟为主,间有部分人物与鞍马动物画,诸法并用,既有致力于传统文化道法自然、万物一理、乘物游心的儒道释哲学追求,也有以西方美术改造传统美术语言及精神指向的探索实践。(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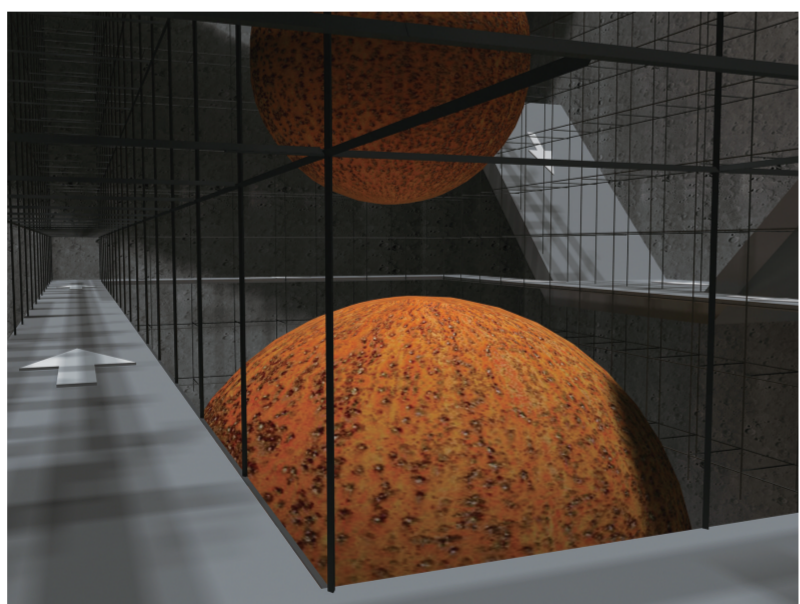


如切如磋

未来馆代表着一种创造力

■高鹏

今日未来馆最早是源于美术馆的加建工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10年起前任馆长张子康老师就开始筹备美术馆的加建,因为实体美术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局限,而且当时北京和上海又涌现出一批新兴的美术馆,所以今日美术馆就需要有更新的面貌呈现给观众。2013年我接替担任馆长时,就意识到加建问题的重要,今日美术馆必须从空间上带给大家更多的新意。我吸取了前馆长的经验,没有以“加建”的名义来审批,希望能把它变成一个艺术项目,就出现了第二版设计方案。当时我跑去找设计师王晖,把加建美术馆的想法告诉他,并和他讨论实现的可能性,最后决定由我负责筹资,他和隋建国老师两个人负责美术馆概念和设计,用艺术装置的形式把三个馆串联起来。第二版方案大家都很满意,也初步筹到了500万元现金。但是由于市政和各方面管理的问题,还是没有能够建起来。我一直没有死心,刚好当时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国内关于互联网的讨论进入新的阶段,我又跑去找王晖和隋建国老师讨论,如果实体部分真的没办法建起来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概念放在云端?就是具有最新概念和改革性的云端美术馆,它不同于之前的简单数字化美术馆,它需要更加符合时代与科技的革新,真正解决实体美术馆不能实现的部分。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美术馆,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才有可能保有它的先锋性并继续对艺术界做出新贡献。



运动的张力(虚拟作品) 隋建国

息类、常识类的内容只在平台发布就可以了。所以未来馆就倾向于支持更新方向的实验性平台,它没有必要耗费大量的经费把它落实下来。从事美术馆工作五年来,我发现很多艺术家的想法需要花费几百万来实现,包括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但这种方案其完全可以不通过云空间,或者在未来馆里先做出来,然后再找到合适的投资人和经费把它实现,当然,这个过程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等待,才会变得更加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比如,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可能在经验和经费上没办法实现大型艺术项目的想法,他们可以先在未来馆里进行展示,如果我们觉得这些方案非常好,再用经费把它落实下来,这也是对人财物的最大节省。可以说,实体馆更偏向于收藏和经典当代艺术的展示和梳理,虚拟馆更倾向于实验性的艺术方案发布。另外,未来艺术作品的观看

方式会发生改变,虚拟和实体相结合,需要拿着手机或一个移动设备和实体作品互动才能看到艺术品的全貌,好像用3D眼镜看3D电影一样。这是我理想中的未来馆和实体馆的架构。之所以叫“未来馆”就是因为“未来”代表着一种创造力和未知,如果我们什么都可控的话就很难表达清楚什么叫“未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对艺术家、对美术馆技术团队都是一个“折磨”的过程。因为我们真的不确定未来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模式,比起简单的数字美术馆或者传统的虚拟馆,我希望它有更强的探索性。它可以承载成千上万个展览,有无数个云空间的虚拟点,不断架构、不断生长,像无数个宇宙中的分子或者说一个独立的空间,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他自己的展览世界。如果是群展,可以通过一个通道把它连接起来,像这次开馆展就有十

几个艺术家入驻。我们每年都会邀请10个左右的艺术家和技术团队不断地去填满这个空间。未来馆会承载不同时间段最先锋的艺术方案和模型。

虚拟馆长的设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以解决美术馆工作中许多不合理的问题。举一个例子,馆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各种活动的开幕式,逐渐演变成面子工程,暂且不说身体和时间的损耗,对于经费的损耗也不合理,这项支出完全可以给艺术家做更好的作品。如果实体美术馆暂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未来馆的展览开幕式,我就希望有个不需要买国际机票也可以在全世界演讲的虚拟馆长。

当然,虚拟馆长只是在虚拟馆这个层面,实体馆还无法实现。在未来馆中,他可以代替我做所有事情,而且这个虚拟馆长已经变得不是我一个人了,他变成了整个团队,大家按照想象找一个合适的形象作为这个虚拟馆长的形象。包括我们虚拟馆所有的策划、执行、学术问题,其实还是一个团队。我自己做馆长时就感觉,大家能看到的只有馆长一个人,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事都做,必须靠整个团队完成。所以我就在想,在未来馆中,我们可以商量,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项目适合一个40多岁的馆长来亮相,那我们就把虚拟馆长做成40多岁的馆长,开幕的时候就用这个40多岁的形象来讲话。如果这个团队和项目非常年轻,比如之前做的“找朋友”,我们希望这个馆长就是一个20岁左右的人,他更能代表未来的找朋友的感觉,那就把虚拟馆长做成一个20多岁的青年,让他在开幕式上讲话。我觉得这样才能体现虚拟空间真正的参与性,也是互联网真正的精神所在。

(作者为今日美术馆馆长、今日未来馆发起人之一,本文根据访谈整理)